



「荷」尤歌·范丽文 著 潘婷 译

爸爸变成了灌木

我多希望有一天，
全世界的爸爸都不会再变成灌木。





Baba Biancheng le Guanmu

爸爸变成了灌木

[荷] 尤歌·范丽文 著

潘 婷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 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爸爸变成了灌木 / (荷) 尤歌 · 范丽文著 ; 潘婷译 . — 沈阳 :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 2018.1
(尤歌 · 范丽文轻幻想文学)
ISBN 978-7-5315-7114-8

I . ①爸… II . ①尤… ②潘… III . ①儿童故事—图画故事—荷兰—现代 IV . ① I563.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1080 号

Copyright text and illustrations © 2010 by Joke van Leeuwen, Amsterdam, Em. Querido's
Kinderboeken Uitgeverij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6-2017-80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 版 人: 张国际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发行部电话: 024 - 23284265 23284261

总编室电话: 024 - 23284269

E-mail: lnsechs@163.com

http: //www.lnse.com

承 印 厂: 沈阳新天地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唐 棠

责任校对: 李 婉

封面设计: 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 方舟文化

责任印制: 吕国刚

幅面尺寸: 145 mm × 210 mm

印 张: 3.75 字数: 6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15-7114-8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我的爸爸变成灌木之前，我们一起生活在别处。

那个时候，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称那里为“别处”。其实，除了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无论哪里都是“别处”。

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叫出我的名字。而在我现在生活的地方，他们却无法做到，因为第一个想准确叫出我名字的家伙差点儿咬破了舌头。

那么，我只好暂时说我的名字叫“多达”吧，这是我冗长的名字的最后两个字。

那个时候，我和我的爸爸一起生活在一个小城里，但我觉得小城已经很大很大了。

我的妈妈没有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其实也并不了解她。我只有



一张小小的相片，相片上的她一直在微笑。

有时候，我会和她通电话。然而，我却总也不知道该和她聊些什么。她说她很想我，可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不来看我。我的爸爸说妈妈在我还未满一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他还说她的离开不是我的错，只是因为她无法适应生活的转变。而我从不对此多问什么。

在我的爸爸变成灌木之前，他是一位糕点师。他会在早上四点钟起床，然后制作二十种各式各样的点心和三种口味的蛋糕。

他要在一天里卖掉它们，然后在晚上把剩下的吃光。第二天早上，他依然会在四点钟起床，制作二十种点心和三种蛋糕。他告诉我永远也不要做一个糕点师。我可以卖一些别的什么东西，那些不需要当天把卖剩下的全吃光的东西。但是，他的工作室闻起来味道真是棒极啦！

某天晚上，他抱起我，让我坐在他的腿上，并对我说，人们不会再那么乐于买糕点了。我们的国家出现了点儿麻烦。在南方，战争爆发了。“我们这里现在还很安宁，”他说，“可是如果他们继续这样打下去，战争就会蔓延到我们的城市。”他说我的奶奶会来我们家陪我住一段

时间，而他要离开家去加入战争的一方并对抗另一方，虽然他的许多朋友属于战争的另一方。“我必须去。”他说，尽管他更喜欢制作糕点。

他拿出了一本厚厚的、深绿色的书。书的字是《每个战士不得不知道的常识》，其中一章的标题是“伪装”，而我那时还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伪装，”爸爸说，“就是让别人认不出你或是看不到你。”士兵们总是喜欢把自己伪装成灌木。



在这本书的某一页上绘制了一些勋章。那些手巧的工匠们会把勋章绣到有卓越表现的人的制服上。士兵们会得到用羊毛绣制的勋章，而将军们得到的则是用金线

绣制的勋章。

我的爸爸离开了，我的奶奶来了。她会把糖罐子放错地方，会用绒线毯子把沙发盖得严严实实。我告诉她我的爸爸必须装扮成一丛灌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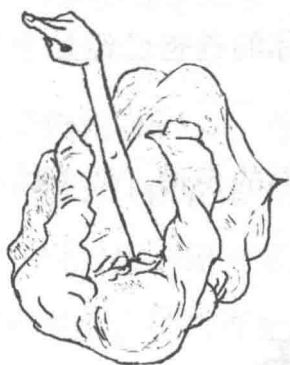
她说他在森林里只能那么做，但在城市的中心或是类似的别的地方就不用这样了。因为如果你在大街上把自己伪装成灌木的话，反而会让你特别显眼。

我思索着他该如何在城市中伪装自己，或许他可以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电话亭，或是一辆静止的汽车，又或是门前的一棵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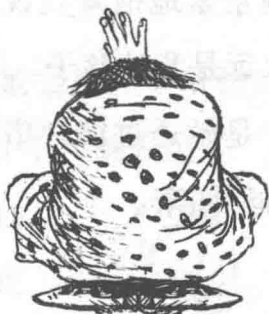
在学校，我时常假装自己就是一棵树。但是因为我并没有使用真实的树枝和树叶这样的道具，所以很难让大家感觉到我是一棵树。我会把双臂伸向天花板，就如同两根长着十个小树杈的粗壮的树枝。为了让大家理解，我会说：“给我阳光，让我成长！”

我的班级中的一个女孩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各种动物和物品。你会发现她和被模仿的动物或物品惊人的相似。

我的爸爸可以使用树枝和树叶，这些是我在那本深



天鹅



糖罐子

绿色的书上看到的。因为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地发现他。他们会认为：这只是灌木而已。他们会毫不留意地从旁边走过，并且不会朝灌木丛射击。而且，如果我的爸爸能够很好地伪装自己的话，那么甚至连小鸟都不会认出他。小鸟还会在他的头上搭建巢穴，并且在那里孵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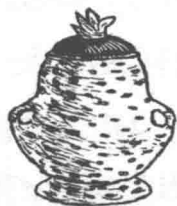
可是，如果敌人也从这本书中学会如何伪装自己，如果他们也都把自己伪装成了灌木，那么该如何区分哪丛灌木是我们的士兵，哪丛灌木是敌方的士兵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思考过很多很多，但我从来没有和奶奶说过，尽管她曾经经历过一场战争。没错，她

经历过一场战争，却毫发无损地幸存了下来。

她紧紧地抱着我说：“你的爸爸已经是个大人了，但他永远是我的孩子。”

于是她透过窗户望向外面的街道，似乎她的孩子随时都可能回来。



我的奶奶很有耐心。有时，她会把发卡从她的长发上摘下来，然后任由我来为她设计不同的发型。

与此同时，她会闭上眼睛，轻轻地靠在沙发上。她时而会提醒我轻一点儿，还会讲述她十多年来是如何护理自己的头发的。当我完成了我的“作品”之后，她会微笑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可是结束后，她总会将头发重新梳理成平日的样子。夜里，她会将所有的发卡排成一排放置在床头柜上，

于是她的长发便如同海浪般散落在枕头上。我是在夜里和她一起睡觉的时候发现这些的。我现在不敢独自睡在自己房间的床上，因为我总能听到外面传来的枪炮声，还能看到壁纸上面闪过武器射击时发出的耀眼光亮。我的奶奶说战争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小城，我们睡在面包店的楼下会更安全些，于是我们带着羽绒被和两个枕头去了那里。来到楼下后，她把沙发上的绒线毯子铺到了面板台下面的地板上。这里看起来就像是夜里下了小雪，但那只是散落在地板上的面粉而已。

敞开着的烤炉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黑洞洞的大眼睛。天花板的下面，有两扇小窗户面向街道。当外面天亮的时候，还可以透过窗户看到来来往往的行人的鞋子。当我的爸爸受不了烤炉炽热的烘烤时，他会从侧门溜出去逛逛。

我的奶奶试着给我唱一首歌曲。她的声音颤抖，唱的是一首很古老的、关于青草和绿树的歌曲。

我问她枪炮声何时才能停止，可是她也不知道。

“或许要等到下一场倾盆大雨，”我说，“那么，他们就都会找个地方避雨。”



于是我期望尽快下一场大雨。

我又躺了足足一个小时之后，枪炮声终于停止了，我也沉沉地睡着了。

当我们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天已经很亮了。我的奶奶因为躺在冰冷坚硬的地板上而浑身酸痛，几乎起不了身。

吃早饭的时候，她对着果酱罐子不停地抱怨，她一定是想我爸爸了，因为他是她的孩子。

我又想到了“伪装”，我真希望我能在某个地方将自己隐藏起来，那样敌人就不会知道我究竟在哪里，其他人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当敌人四处打探我的下落的时候，其他人会这样说：“哦，那个家伙？我们真的不知道她在哪里，我们甚至连她长什么样子都不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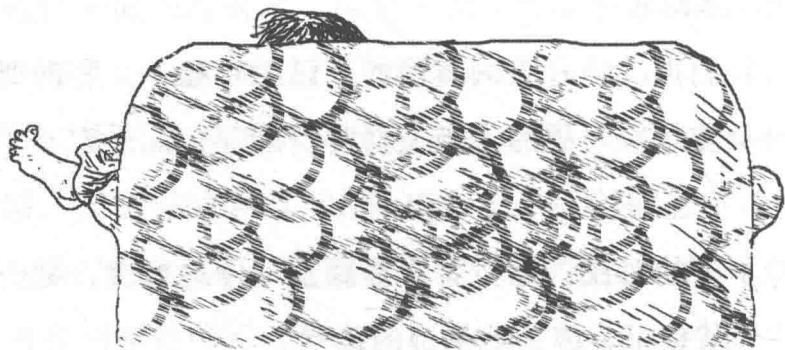
这样的话，或许他们在不久后会完全将我遗忘。那

么，我就可以一直隐藏在某一处，而不会有人来告诉我：“快点儿现身吧，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看到奶奶试着给某人打电话，可是我们的电话已经坏掉了。于是她说她现在必须出去办点儿事情，而我必须安静地待在家里，不能让任何人进来。

她看起来非常紧张，脸上的肌肉好像僵硬了一样。

当她离开后，我坐在了沙发上。



现在，生活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的平常了，再也没有可以如同平常一样入睡的夜晚和如同平常一样醒来的早晨。我在沙发上坐了整整两个小时，非常想做一些平常的事情。可当门铃突然响起来的时候，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或许一个敌人正站在门外。

门铃继续响着，好像敌人知道我正坐在家中，而我

则假装屋子里没人。门铃声停止了一小会儿后，又开始拼命地响了起来。

我再也不能就这样安静地坐着了。

或许我该用木板把前门封死。可如果这样的话，奶奶将永远不能回到家里。

我小心翼翼地匍匐到走廊里，看到前门被两把大锁锁得很紧。

而正当我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前门传来了叫喊声：“快把门打开！”

这不是敌人的声音，而是奶奶的声音。

“难道你没听到我说话吗？”她进屋后，对我说，“我把钥匙落在家里了。”

“您不是告诉我不能给任何人开门吗？”

“哦，对，没错。”

此刻，她的头发已经散乱下来，头上的发卡也不见了。

我不得不又坐回到沙发上，因为奶奶说她要跟我认真地谈一些事情。

她说我最好不要再住在这里，因为一切都变得非常

危险。她不希望我受到一丁点儿的伤害，因为我是她孩子的孩子。

她又说她已经联系过我的妈妈。我的妈妈现在住在邻近的国家，那里没有战争，我最好去那儿找她。我的妈妈也很希望我能够跟她一起生活。

“可是我更喜欢和爸爸待在一起！”我说。

我的奶奶当然了解这些，于是安慰我说只是暂时住在妈妈那里，当战争结束后，我就可以回来了。

我问她是否跟我一起去。

“不，我不能离开。”奶奶说。她说她必须留下来照看这栋房子，否则其他人就会住进来，而且那些属于我爸爸的东西也会被陌生人偷走。

或许我不需要过多地担心她，因为不管怎么说，她已经经历过一次战争了。

“我要去的地方不会有地震或洪水吧？”我问，“如果那样的话，我还不如就待在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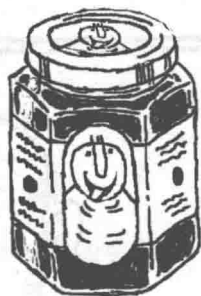
“不会有，当然不会有。”奶奶回答说，“在当前的情况下，去你妈妈那儿是最好的选择。”

我问她在当前的情况下去哪里是她最好的选择，她

却没有回答我。

“你不是一个人去，”奶奶继续说，“他们已经告诉我了，你将被护送到目的地。此外，还有其他许多的孩子都要被送往安全的邻国。后天，就会有一辆大巴车从这里出发。”

我们又沉默地对坐了一小会儿，然后她轻轻地将我抱入她的怀中，仿佛她从没打算让我离开。我感到自己几乎无法呼吸了。



我把所能带上的行李全部都塞进了我的双肩背包里：四条内裤、两件T恤衫、一条长裤、一件毛衣、一管唇膏、一卷饼干、一瓶水、一个记事本和一支钢笔。而其他的东西我都必须舍弃。奶奶安慰我说她会看管好家里的一切。

之后，她在那个记事本上写下了妈妈的地址，并在地址旁边贴上了妈妈的相片。当然，她也在记事本上贴上了爸爸的相片以及爸爸的护照复印件，因为那上面有我的名字。她没有随身带着自己的照片，所以就开始认真地在记事本上画起了自己的肖像。



不过，奶奶并不是一个出色的画家，所以不得不一次次划掉失败的作品。